

事件始末

汉文帝的皇后窦漪房，也就是景帝时期的窦太后，为文帝生下了两男一女。大男立为太子，少男立为代王，后迁到梁地，称为梁孝王。窦太后是重情之人，有时溺爱子女未免过分，分不清家事国事的界限，对于小儿子梁孝王，更是“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也许正是揣测了太后的心思，汉景帝和弟弟一起喝酒，承诺“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梁孝王虽然辞谢不受，但因为当时汉景帝并未立太子，心中还是窃喜的。

梁孝王并非等闲之辈。汉景帝三年，吴楚等七国反叛，梁孝王镇守睢阳，与吴楚联军对抗三月，立下赫赫战功。七国之乱后论功行赏，梁国扩大了地盘，成为“居天下膏腴地”的大国，北到泰山、西到高阳，四十余城多为大县。于是筑城、造宫殿，一切仿照天子格式，大肆招揽四方豪杰，暗地里制造兵器弩弓矛“数十万”，府内金钱百百万，所藏珠玉宝器比皇帝还多。因为太后溺爱的缘故，梁孝王每次来长安入朝，都不受诸侯王滞留都城的礼仪规定限制，“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与皇帝一同出入，还能在上林苑打猎。就连梁孝王的随从也能够频繁出入天子殿门，和朝中大臣无异。

“（汉景帝七年）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言说于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

窦太后要求立梁孝王的理由是

构筑“保护袁盎”的制度环境

□ 林 水

而不能匡扶汉室，只是侥幸立功，现在面有骄色，应该好好敲打。周勃愤怒地说：我与你大哥那么熟，你小子竟然当廷毁谤我。袁盎不以为意。但是周勃罢相之后，国人上书告他谋反，满朝文武都不敢说话，只有袁盎力陈周勃无罪，最后周勃得释。

袁盎并非腐儒，也并非与宗室有仇。他在汉文帝时期上书建议削减淮南王封地，避免其野心膨胀，文帝不听，后来淮南王果然谋反被抓。袁盎又劝阻文帝不要用囚车押送淮南王入蜀，怕路途遥远、身体出现状况而落下杀弟的罪名，文帝不听，果然淮南王病死道中。为挽救人心，袁盎又提出将淮南王土地一分为三封给淮南王三子，一举平息事端，从此名重朝廷，也为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埋下了伏笔。汉文帝在霸陵游玩，要求马车急驰下坡，袁盎就骑马赶上并排拉住轡头，认为“圣主不乘危”，皇帝不能自轻。汉文帝宠幸慎夫人，袁盎就有意不让慎夫人与帝后同席，劝文帝吸取戚夫人宠幸子高祖生前、高祖死后却被吕后做成人彘的教训。在吴国为相，他别的事情都不敢做，每天饮酒，就是不断上书劝吴王“勿反”而已。袁盎不论是争礼仪还是建议政策，始终是在为汉家的长远考虑，为皇室、诸侯王谋划长久。

在劝说景帝收回成命的时候，袁盎其实已经处于半赋闲状态，每天在闾里小巷沉浮，斗鸡走狗，不过问政事。只因他是前朝老臣，景帝常常向他请教国策。袁盎所讲不能让梁孝王继位的理由充足，既是替汉王朝的稳定长久考虑，也是从景帝、梁孝王两兄弟后人的福泽平安出发，可谓言之凿凿、推心置腹、情真意切、深谋远虑。纵观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讲的就是郑庄公的母亲宠爱小儿子共叔段，甚至策划要弟弟推翻哥哥取而代之，最后导致母子、兄弟反目成仇的故事。而吴国的兄弟四人，倒是酣畅淋漓试了一把，长子诸樊传位给餘祭，餘祭传餘昧，餘昧想传给季札，结果季札发扬风格，逃去国外当闲云野鹤，于是吴国人推举餘昧的儿子王僚即位。结果诸樊的儿子阖闾不干了，认为要么传给叔叔，叔叔不干了应该是自己即位，轮不到王僚，于是找了刺客专诸刺死王僚，自己即位。季札回国后面对内乱的局面大哭一场，不无哀怨地说了一句“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这就是兄弟弑及无法克服的制度短板。再联系赵武灵王在儿子之间搞平衡最后活活饿死、宋太宗继承宋太祖皇位后对太祖后人的迫害，不得不承认嫡长子

继承制才是封建王朝家天下条件下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制度，而袁盎是真正理解悟透了制度的精神后挺身而出加以维护的。

袁盎的悲剧

徒法不能自行，最终要靠人来执行和维护。然而吊诡的是，历史上很多维护制度的忠臣，却得不到他们忠心辅佐对象的保护。袁盎的下场就十分令人寒心。梁孝王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当年抗拒七国之乱，梁孝王踞城苦守，派兵求援，太尉周亚夫出于全局考虑没有派兵援助梁孝王，虽然最后获胜，但从此埋下嫌隙。梁孝王每次上朝都和太后讲周亚夫的坏话，导致景帝对周亚夫越来越生疏，最后听信谗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送入狱中，一代忠臣名将绝食而死。梁孝王对待挡自己天子之路的袁盎，更加不会客气，很快就派人去刺杀袁盎。袁盎的声望和风度让前几拨刺客不忍下手，直到最后一批刺客到来，袁盎自报姓名，从容赴死。刺客的剑留在了身上，有司勘验过后发现是新铸之剑，在长安的匠人中查访，很快得知是梁孝王的属下来铸的剑。于是景帝派人搜捕凶手，主事的那两个属下公孙诡、羊胜逃到梁王宫中藏匿，最后实

在保不住，梁孝王就令他们自杀，把责任推到了两人身上。景帝从此讨厌和疏远了梁孝王，但碍于母亲三番五次哭闹，也无可奈何，最后梁孝王病死，窦太后还埋怨景帝，说“帝果杀吾子”，甚至赌气不吃饭，直到景帝把梁孝王的五个儿子都封为王，才高兴地恢复了饮食。而忠心耿耿的大臣袁盎，自然就算是白死了。

许是联系到自己因李陵之事因言获罪，而兴起身世之叹，太史公对这一段历史的感慨议论颇多。他引用前人的观点指出：梁王之所以野心膨胀，固然是窦太后偏心、景帝懦弱缘故，但袁盎以外更无一人是男儿，那些尸位素餐的大臣们又何尝没有责任？最早景帝当上太后说要传位给梁孝王的时候，太后喜悦，但连窦太后的侄子、身为外戚的窦婴都看不下去了，大声说道：“汉法之约，传子适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义正言辞，说得汉景帝哑口无言，太后下不来台。倘若朝中能多一些窦婴这样的忠臣，正言力争而不阿谀上意，也许早就能打消梁孝王幻想，也不会发生后来袁盎案的悲剧。

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好的制度要收到好的效果，不光要除恶务尽，增加坏人被发现的概率和付出的成本，也要有对好人的保护、申诉、救济机制，尽力避免因坚守正义而招致不幸，如此才能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惩恶扬善、移风易俗，使人见贤思齐。

有所思



校园新貌

有李可染题写的楹联《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月黄昏》

蔡元培先生是杰出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改革家，他最大的功劳是将一所充满封建气息的皇家大学改造成了带有明显民主科学色彩的精神圣地。或许是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吧，蔡元培的改革走的是渐进路线。

1916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就跟他“短兵相接”了。马兆北是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的，报到那天，晴空万里，清风徐来，此君心情非常愉快。刚踏进大门，就看到一纸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在北平做官的人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读完公告，马兆北原本小鸟飞天的心情立即盖满了厚厚的冰雪，他怎么也想不到，作为全国精神自由大本营的北大，居然有如此迂腐的规定。年轻人本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马兆北立即给蔡元培写了一封带有浓郁情绪的信，大意是说：北大也如此官僚主义，令我大失所望。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退学。马兆北对自己此举并没有寄予多少希望，只是为了泄愤。他觉得：校长日理万机，未必会注意到这封信。

然而，信发出后，正准备收拾行李打道回府的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打开一看，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再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培谨启。马兆北压抑着内心的激动通读全文，信中有这样的内容：“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从蔡元培的回信可以看出，他对北京大学学生注册需要北平官员提供保证书的制度，是不以为然的，但他当时并未强行进行颠覆性的改变，而是采取了由自己给学生作保的方式，为日后说服众人、改革注册制度留出了缓冲时间。

渐进的智慧也体现在蔡元培对北大校风的改造中。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建立于清末，是科举制度的替代物，从那里毕业了就是进士，许多教师都是官员兼任。当时有所谓“两院一堂”之说，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即指京师大学堂。到了民国，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可大家并没有感觉到它们的区别。学生们上大学，只是为了结交一批有背景有靠山有金钱的朋友，以利今后的飞黄腾达，学风差得无法想象，打架斗殴、嫖娼赌博是家常便饭。学风不好，教风也未必强到哪儿去。其时北大一些老师根本没有以身作则的意识，娶小老婆的、吸鸦片的，去官场钻营的，比比皆是。蔡元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他没有鲁莽从事，比如大规模开除学生、解聘老师等，而是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对北大进行了再塑。

蔡元培做的第一件事是教育学生改变读书观念。他在北大就职演说中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其二，蔡元培在北大建立了“进德会”，号召教职员提高道德修养，以作学生楷模。

蔡元培的渐进思维

□ 游宇明

进德会明确规定会员划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对甲种会员要求“不嫖、不赌、不纳妾”；对乙种会员要求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而对丙种会员则要求在达到此两种要求的前提下，“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会员入会手续极为简单，入会人只须填写一个申请表，写明愿为某种会员后，即在《北大日刊》上公示。进德会成立后，北大的教职员工踊跃报名，仅半年左右时间，加入北大进德会的会员就达到了398人，其中包括温宗禹、夏元瑛、王建祖、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陈宝镗、高日采等大批知名人士。其三，也是最关键的，蔡元培利用校长的权力，聘请陈独秀、胡适等具有新思想的人物来北大执教。蔡元培邀请陈独秀来校做文科科长一事尤其被传为佳话。陈独秀当时正主编《新青年》，不是学者，没有著作，也没有什么头衔。但蔡元培觉得此人有批判旧世界的激情，观念前卫，思想深刻，正是北大需要的人才。蔡元培到前门小旅馆三顾茅庐，坐在门口等他起床。随后，陈独秀引来了胡适，加上蔡元培并没有排斥思想守旧、却有真学问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人，北大的学术风气，一下子变浓了。

“渐进”不是懒惰，它是一种面对复杂事物的策略；“渐进”也不是庸碌，而是一种对事物规律的深刻洞察。“渐”是表象，“进”才是本质。蔡元培在北大建立了“进德会”，号召教职员提高道德修养，以作学生楷模。

古代奥运会是什么样的

□ 阮 炜

现代奥运会已经成为现代人体育文化的盛事，无论精彩的开闭幕式还是激烈的比赛，都为人们所熟知，那么对比现代奥运会，古希腊奥运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规则。首先应当看到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古代奥运会虽然跟现代奥运会一样，也是四年举行一次，却并无“申奥”一说，因为赛会的主办方是固定的，永远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方的伊利斯城邦；地点也是固定的，永远在伊里斯的圣所奥林匹亚，“奥林匹亚赛会”或“奥运会”之名由此而来。

另一个差异是：现代男女运动员着装参赛乃天经地义，而古代运动员不仅全为男性，还必须裸体。换句话说，古代奥运会是“裸奥会”。这与千奥百人的气候条件并无关系，但让观众尽情欣赏运动员的健美身姿也是重要的原因。对希腊人而言，灵魂固然重要，但身体同样重要。从运动员参赛资格来看，古奥运会竞技者只有通过多轮淘汰性预赛，接着又在奥林匹亚接受三十天专业培训后，才能正式参赛。更重要的是，只有品行良好的公民才能参赛。事实上，在运动员集训期间，裁判们必须对其参赛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非自由民、罪犯、违犯法纪者、出身不好者都是没有资格参赛的。

从赛程安排来看，古奥运会比赛第一天的赛事是赛跑。第二、第三天是青年项目、耐力赛、铁饼、标枪、跳远、摔跤、拳击、角力拳和骑马；

第四天是五项全能及武装赛跑；第五天是举行颁奖仪式及庆祝活动。这天，优胜者披金戴银，手持棕榈叶，在宙斯像前接受“奥组委”颁发的“金牌”即一个橄榄枝冠；然后向宙斯献祭，感谢他保佑自己赢得比赛。当时希腊人相信，优胜者是宙斯的宠儿，无其襄助，获胜绝不可能。最后是欢宴狂饮。

仪式。仪式也是奥运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现代奥运有种种仪式，古代奥运会不仅有仪式，而且仪式的重要性远高于现代。事实上，奥林匹克赛会对希腊人的吸引力并非仅在于体育比赛本身，也并非仅在于对运动员健美身体的欣赏，更大程度上在于盛大隆重的宗教祭典。这是与现代奥运会最大的不同。事实上，不仅每场赛事都是祭献给宙斯的，而且敬拜宙斯的祭仪所花时间并不少于比赛时间。第三日的百牛祭尤为盛大，绝不亚于现代奥运会狂欢节式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一轮满月冉冉升空时，一百头帅气的白色公牛在悠扬笛声伴奏下，依严格程序被隆重地祭杀。之后，一些肥厚的腿肉被割下来炙烤。希腊人相信，那袅袅上升的肉烟正被宙斯享用。但理性精神的发育已足以使希腊人认识到，宙斯不可能张嘴吃肉，牛肉终归得由凡人来享用。

现代奥运会每场比赛的结果都会即时播报到全世界，获冠军者的同胞们会因之兴高采烈、欢呼雀跃，与此类似，古代奥运会每场比赛结束时，都会有一个祭司兴致勃勃地跑到宙斯像前，双膝跪地，用亢奋的语调把比赛结果大声宣报给大神。当然，运动

员们在赛前也会来到这里，匍匐在地，万分虔诚地祈求宙斯保佑其获胜。

正如现代奥运会中作弊事件层出不穷，古希腊奥运会运动员为了赢得优胜同样会铤而走险。他们虽不知道类固醇之类药物能明显提高运动成绩，但仍有一套作弊的方法。为确保公正，比赛期间祭司们还给十三四米高的宙斯像披上一件巨大的法官服，以此表明作为法官的宙斯开始工作了，竞赛中的任何欺诈、犯规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古代奥运会与现代奥运会相比，还具有残酷性，即，运动员受伤流血致残致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自己对自己负责，不值得大惊小怪。古希腊人在规则上并不区分竞赛级别，对手倒地后，还可对之进行连续猛击，直至其向裁判示意服输。赛手无一例外还在手上缠上硬皮条，以提高杀伤力。后果不难想见：比赛中的输者往往血肉模糊，遍体鳞伤，面目全非，连亲朋好友也认不出来。

目的。古希腊人之所以发展林林总总的体育运动，是因为那时战争不断，甚至可以说战争就是生活。因此那里发展起来的体育运动与战争无不具有密切的关系。体育源自战争，有赤裸裸的战争性的一面。或者说，体育起初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是战争的演习和准备，也是战争的延续和替代。除了摔跤和拳击角力具有非常明显的战争性质外，210码短跑、标枪、铁饼、五项全能项目也无不如此。其中标枪和铁饼项目至今仍在世界开展，仍使人不寒而栗。事实

上，在这两个项目的训练比赛中，直至今日致命事故也时有发生。另一项著名项目是“重甲短跑”，即披挂实战盔甲、手持实战武器进行短跑比赛。这与实战有多少的差异？

不可否认，其他民族早期历史上也出现过体育与军事密切挂钩的现象，但没有哪个民族达到了古希腊人的程度。

盛况。不妨设想，一个现代人来到公元前2世纪伊利斯的奥林匹亚，会看到什么？会看到这里热闹非凡，各色人等应有尽有：除了旅馆老板、小摊贩、厨师、音乐人，还有变戏法的、玩杂耍的。他会发现，这里除了宗教建筑，还有供竞技者使用的房屋和练身馆，竞技者可以在此进行投掷和跑步练习；这里的角力场所不仅可接待竞技者，其院子还可供练习拳击和角力拳；东道主会修建一个大型社团和一个大饭堂，供接待贵宾之用；伊利斯还有一个议事厅，专供赛会组委会开会之用；此外还有祭司居住的房屋。这个现代人也会看到，两条长型石板标志着赛跑项目的起跑线和终点线；由于没有信号枪一类东西，运动员起跑以号声为信号；观众席地而坐，裁判则坐在赛场中央的石台上。

如此看来，现代奥运尽管与古代奥运有不少差异，却显然继承了它的基本理念。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年8月13日）

世界史林